

搬山道人◎著

青铜镜，夺魂铃，木土奇宝神通显，龙抢珠，鬼七星，红发僵尸血泪惊，殉葬坑，青龙火，尸虫满地鬼叹息，地下湖，无头尸，不归幽冥黄泉谱，奈何石壁血铸墙，逆转七星招魂引，堪舆相地定乾坤。

搬山道人



北岭鬼盗携手搬山道人2008再唱盗墓新曲

banshandaoren

千年的扑朔迷离，穿越与轮回变更，执着的灵魂们由何处寻找永恒的天门？一切历史都将被修改，伴随着鬼棺的开启，去探寻谁才是华夏民族真正的祖先？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搬山道人

搬山道人◎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搬山道人/搬山道人著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08.6

ISBN 978-7-5317-2291-5

I. 搬... II. 搬... III. 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7378 号

搬山道人

作 者 / 搬山道人
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 王佳欢

封面设计 / 嫁衣工舍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邮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

开 本 / 960 × 640 1/16

印 张 / 16

字 数 / 180 千

版 次 /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4.80 元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2291-5

第一章 七星幡 / 001

第二章 风水玄术 / 019

第三章 噩梦惊魂 / 035

第四章 七星鬼穴 / 054

第五章 黑石板 / 072

第六章 开阳阴煞 / 088

第七章 入墓三分 / 105

第八章 古墓迷途 / 123

第九章 殉葬坑 / 141

第十章 青龙 / 159

目录

搬山道人

第十一章 绝处求生 / 178

第十二章 碧落黄泉 / 197

第十三章 奈何血墙 / 216

第十四章 不归幽冥 / 234

002 目录

搬山道人





第一章 七星幡

我坐在沙发上，翻看着今天的报纸，我开的这个袁氏私人侦探所冷清得有点让我郁闷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早晚会因为无聊而饿死。我自小天资不高，勉强念了个三流大学毕业。可是，这年头大学生实在是不值钱了，所以我大学毕业后，高不成、低不就，一直没有找到工作。

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我在潘家园附近租了一间门面，仗着祖传的一点武术，开了个小小的私人侦探所，平时也就是帮一些人找找丢失的小猫小狗，甚至还帮一个小学生找过丢失的铅笔盒。日子就在这么荒唐而无聊中度过……

“咦！”我的目光被北京日报中间的一排小字吸引：有一批珍贵的古董即将在北京嘉德拍卖行拍出。当然，吸引我注意的并不是这个拍卖消息，我不是有钱人，自然也没有太多的钱去买古董收藏。是其中有一件古怪的拍卖品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黑白色的图片实在看不清楚，那应该是一面小小的三角旗，可是旁边的小字却引起了我的兴趣——七星幡，那玩意看着怎么有点像是我们



口陈瞎子的算命招牌。

据报上介绍,这个七星幡好像是唐代的東西,确实算是古董一件了,也许是唐代的某个算命术士的招牌,就像我的私人侦探所的门口,陈瞎子摆下的那个摊子一样,也用一块黑布写着几个字。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,算命瞎子都喜欢弄些迷信的玩意儿吓唬人。

我摇头笑了笑,也许,陈瞎子那个招牌保留到几百年后,也算是古董了。可是,不知道为什么,我越是看这黑白报纸上的三角小旗,竟然越是有种熟识的感觉,好像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。我低头努力的回想着……大概以前是在潘家园的某个摊子上看到的,没有在意?我家就在潘家园,自然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稀奇古怪所谓的“古董”。

猛然,搁在旁边的电话铃急剧地响了起来,倒把我吓了一跳,我忙着抓起电话,刚刚说了一个“喂”字,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巍巍颤颤的苍老的声音:“飞儿,是我!”

我闻言,嗖的一下就从沙发上坐直了身子,恭敬地笑道:“爷爷,你有事吗?”不错,打电话过来的,就是我爷爷袁老先生,请原谅我这么称呼他,因为我除了知道爷爷姓袁外,我竟然不知道他的名字,也够荒唐的。

我姓袁,单名一个“飞”字,自然而然的,我爷爷也姓袁,我自幼父母双亡,是爷爷一手将我养大的,可是,对于这个从小相依为命的袁老先生,我竟然不知道他的名字,不是我糊涂,而是我这个爷爷实在有点古怪。

爷爷在电话那头明显地沉默了片刻,良久才道:“飞儿,你有空过来一下吗?”

“好！我这就来！”我利落地答应着，反正我这私人侦探所门可罗雀，也不会有什么大生意上门。出了门，我直接奔回老家，我老家就在潘家园，只不过不做古董生意，门口的房子租给别人开了个铺子。

我直奔后院，我的爷爷袁老先生靠在一张藤椅上，懒懒地晒着太阳——他已经很老很老了，老得脸上只剩下了——一层黄黑色的皮包着骨头，佝偻着身体。事实上，我连爷爷的具体年龄都不清楚。

“爷爷！”我轻轻地叫了一声。

“飞儿，你来了！”爷爷不知道是在想什么，被我一叫，似乎是吃了一惊，过了一会才哆哆嗦嗦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巍巍颤颤地说：“我们到屋里说话。”

我扶着爷爷走进房里，爷爷吩咐将门关上，我心中不解，但还是按照他的意思将门给关上，爷爷自己动手，把窗帘也拉上，整个屋子一下子就暗了下来，我怕爷爷看不清，忙着按下了日光灯的开关。

爷爷扶着我的肩头走进他的房间内，爷爷的房间里没有什么东西，仅仅只有一张老式木头床，一张缺了一条腿，不得不借助墙壁摆放的三脚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把旧式的收音机，如今，在收音机的旁边，搁着今天的北京日报。

我看到那份报纸，不禁呆了呆，这两年做私家侦探，多少也学了一些破案推理——像我爷爷那个年代的人，不识字的实在是太多了，而且从小到大，我也从来没有见过爷爷看过报纸，在我的心中，爷爷和很多很多的老人一样，目不识丁。

可是，如今他桌子上搁着的这份报纸，却是显得无比的突兀，难道





说，我的爷爷居然识字？

爷爷说：“飞儿，把房门也关上。”

我依言关上房门，心中更是感觉不对劲，爷爷今天好生古怪。爷爷扶着桌子，在唯一的一张木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吩咐道：“飞儿，你到床底下去，将那个描金红漆箱子拖出来，我有东西要给你……”

爷爷的床底下居然有红漆描金箱子？我心中好奇，也顾不上床底下满是灰尘，当即就钻了进去。果然，正如爷爷所说，床底下有一只红漆箱子，四周都有金色的油漆描着很古朴的花纹装饰，只不过灰尘满布，而且红漆已经斑驳，不复当年的华美。我扫了一眼，由于自幼在北京潘家园长大，我判定这只箱子应该是晚清时期的产物，算是古董了。

我将箱子从床底下拖了出来，说实话，这箱子居然挺沉重的，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。我从床底下爬了出来，好奇地问道：“爷爷，你这箱子可是古董啊……”

爷爷笑了笑，露出一口黄牙，点头说：“不错，二十五年了，足足二十五年了，飞儿，你也长大了，有些事情也该让你知道了，你把箱子打开。”

我闻言，抹去红漆描金箱子上厚厚的一层灰尘，从这厚厚的灰尘上可以看出来，这箱子确实有好多年没有人动过，爷爷说有二十五年之久，想必不假，可是，接下我就犯愁了，这红漆描金箱子上，居然挂着一把旧式的铜锁，将箱子锁着。

虽然这样的锁还不至于难倒我，可是，这可是爷爷的东西，借我一个胆子，也不敢来硬的。但爷爷也真是奇怪，让我開箱子，居然不给我钥匙。

爷爷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，用两根手指敲着桌子，淡淡地说：“飞儿，

我自幼教你习武，难道你连这样的一把铜锁都打不开？”

我一呆，心想我不过怕毁坏了你的铜锁，哪里有那么蠢，这样的锁，别说是一把，十把也难不倒我。我眼珠子一转，满屋子里寻找着可以开锁的工具，爷爷又说：“飞儿，别使用蛮力，里面的东西贵重得很。”

贵重得很？我一听之下，不禁两眼冒金光——会是什么呢，宋代的瓷器，还是羊脂美玉？殷商的青铜器？宋徽宗的画……不能怪我胡思乱想，要知道，我自幼在潘家园长大，触目所及，可都是古董，虽然是百假一真，可也算是自幼耳濡目染。既然爷爷说不能使用蛮力，我也只能用这些年从木头那边学来的旁门左道的法子，取出自己的钥匙扣，上面挂着一根特质的小小细铁丝。

我将铁丝伸进那铜锁的锁孔内，左右旋转了片刻，正如爷爷所说，这铜锁有了年代不开启，里面都已经锈迹斑斑，我拧了片刻，也没有能够拧开。满屋子里找了找，也没有找到润滑油什么东西，无奈，只能将铁丝在自己的头上擦了擦——人的头发自然分泌油脂，在没有润滑油的条件下，也只能将就着用这个了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铜锁发出清脆的响声，我精神一振，有点迫不及待地取下铜锁，双手托住箱子的盖子，微微用力向上一抬，箱子盖就很轻易地被我打开。

“啊……”可是，将在那只描金红漆箱子打开的瞬间，我情不自禁地惊呼出声，竟然立足不稳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爷爷的描金红漆箱子内，哪里有什么古董，最上面，居然是一具白森森的骷髅头，两个黑洞洞的眼窝子正冷冷地盯着我……





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爷爷的床底下居然藏着一只描金红漆箱子，更没有想到，箱子内居然藏着一个死人骷髅头。我毕竟自幼习武，又开了两年的私家侦探所，胆子比普通人要壮上一点，因此，在起初的震惊后，我很快就冷静下来，索性就坐在地上，打量着端端正正地摆放在箱子内的死人骷髅。

这具骷髅表面的骨色已经发黄，显然不是近期的东西，我不禁松了口气。虽然爷爷在床底下藏一个骷髅头很不正常，可是，只要不是爷爷谋杀了什么人就成。从骷髅的表面上看，至少也得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。

我抬头，仰望着爷爷，我发现我越来越是不了解这个将我一手带大的爷爷了。

“飞儿，将那个骷髅取出来，把下面的东西拿过来给我……”不知道为什么，爷爷的语气变得冰冷，阴森森的在房间内回荡着。

我心中一惊，但还是顺着他的意思，小心地双手捧起那个骷髅头，看着它那黑洞洞的眼窝子，我心中就忍不住寒气直冒。不是我胆小，只怕任何一个正常人，在陡然知道自己住了二十年的家中，居然珍藏着这么一个玩意的时候，只怕胆子都不会比我大到什么地方。

我颤抖着双手将那个骷髅头端端正正地放在了旁边的地上，这才发现，箱子内还有别的东西，也对，这么大的箱子，总不会只装一只死人骷髅头吧？原本垫着骷髅头的下面，是一副发黄的青花布包，似乎包裹着什么东西。

“把那个青花布包给我！”爷爷阴森森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

我小心地伸手探入箱子内，取出那个青花布包，布包很轻，不像是有

什么贵重的东西，我用手捏了捏，薄薄的一层，似乎是书本子，当即恭恭敬敬地送到爷爷手里。

爷爷接过青花布包，放它放在桌子上，小心的一层层打开。终于，爷爷将最后的一层包裹也打开了，里面的东西让我情不自禁地倒抽了一口冷气——这是什么？

七星幡！

不错，爷爷的青花布包内，包裹着一面小小的三角小旗，原本杏黄色泽似乎已经黯淡不少，小旗上着两个字“开阳”，爷爷似乎极是激动，颤抖着双手捧着那面小小的七星幡，递给我说：“飞儿，这可是我们袁家祖传的宝贝啊……”

我再也安奈不住心中的好奇，问道：“爷爷，这小旗有什么用处？”事实上这个时候我更加在乎的是——这小旗能够卖多少钱？刚才忘了扫一眼拍卖会上的标价了，发财了……发财了……我强行地按捺下内心的激动。

爷爷闻言，也不答话，将包裹下面的另一样东西递给了我，我刚才全部的心神都被这面小小的七星幡吸引，满脑子都是人民币乱舞，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包裹内还有别的东西，直到爷爷将那本薄薄的、线装古书递到我手中的时候，我不禁一呆，本能地接过来一看，刹那间就傻了眼——

古书的封面已经泛黄，可是上面的字迹却是清清楚楚——七星阴阳秘笈，旁边还有四个小字“搬山道人”。

我不明白这七星阴阳秘笈是什么东西，难道是传说中的武功秘笈？更不知道所谓的“搬山道人”又是什么人。心中好奇，正欲打开古书看个





究竟，却听得爷爷说：“飞儿，你别忙着看，我问你，今天的报纸，你看了吧，这次拍卖行拍出的那枚三角小旗，是不是与你手中的小旗一模一样？”

我脑子里轰隆一响，爷爷想要干什么？卖了它换钱？

我扑到桌子上，慌忙地展开报纸，找到了那一页，虽然是小小的黑白照片，可是照片上那面小小的三角旗，岂不正与我手中的七星幡一模一样？而且，报纸上介绍的名称也相同，难道爷爷想要说，拍卖会上这次卖的七星幡是假货？

但这不可能啊，我知道这家拍卖行名声很好——拍卖的古董更是经过专家层层把关鉴定，所以，绝对不会有假货出现。它介绍说是唐代的東西，就绝对不会是宋代的。如果拍卖行内的七星幡是真的，那么爷爷保存的这面七星幡，就有可能是假的！

“好像是一样。”我说，“这个报纸上是黑白照片，看不分明，除非能够见到真物，否则是无法分辨的。”说着，我按捺不下好奇心，又问，“爷爷，这个七星幡到底有什么用处？”

爷爷看了看我，良久才苦笑道：“避邪的！”

我反复地看着手中的这枚小小的七星幡，暗想着这玩意大概和现在的一些平安扣、长命锁一样，都是起一个避邪的作用，只是名字实在起的不怎么样，一点震撼力都没有。

爷爷见我只是反复地看着那面七星幡，忍不住又说：“七星阴阳秘笈乃是是我们袁家的祖传风水秘技，可是，七面七星幡，如今就剩下我手中的这么一面了……”

我的目光再次落在七星幡上那两个字上，“开阳”那不是北斗七星中的第六星吗？爷爷几次提到七星阴阳秘笈，莫非这七星幡居然包涵了天文地理，有鬼神莫测之功？我一面想着，一面再次翻动那面三角小旗。

“当年，你父亲出了事，我带着你来到北京……原本已经下定决心，就算让我袁家的祖传绝学失传，也不会再教你七星阴阳秘笈，仅仅传了你一点武功做防身之用，免得你将来步上你父亲的后尘。”爷爷低声说道。

什么？我闻言一惊，小时候我见别人都有父母，自然免不了要问爷爷，我的爸爸妈妈呢？爷爷告诉我，爸爸患了疾病去世了，妈妈是生我的时候难产而死，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，可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父亲的死，居然与七星阴阳秘笈这等邪术有关，虽然爷爷解释说是风水玄术，可在我心中，这玩意就是邪术……。

我从小生与新中国，长在社会主义新社会，自幼信奉唯物主义，自然不相信什么阴阳风水邪术，本能地认为不过是一些江湖骗术，根本不放在心上。可我是爷爷接来说的一切，却让我震惊莫名，简直就无法相信，假如这话不是从我爷爷的口中说出，我只怕会把那人当成是神经病。

事情发生在先安徽琅琊山的某个小村庄，别看现在琅琊山是风景区，风景秀丽得很。可是穷的地方还是有的——何况是二十五年前的安徽？而且，据爷爷说，琅琊山可不都是风景区，穷乡僻壤的多得是揭不开锅的地方。

话说，在安徽琅琊山的某个山区内，有着一个陈家村，村子不大，仅仅只有二十多户人间，村子四面都是竹林野树，导致荒冢孤坟无数，仅仅



只有一条土路通往山下，与不远处的小镇子相连，避免了与世隔绝。

陈家村、陈家村，顾名思义自然是陈姓的人家多。可是在村子的尽头，却有着一户姓袁的人家，战乱年代逃荒过来的，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孩子，在陈家村人的帮助下，搭了三间草棚，在这里安下了家。

这袁老头带着儿子，在村上一住就是二十多年，渐渐的，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要忘了他们是外来户，而这袁老头还懂得一点医术，村子里的人有个伤风咳嗽什么的，大病才去镇卫生所，小病就找袁老头看看，弄点草药吃一下了事。

二十多年过去，袁老头的孩子也长成了壮小伙子，名字叫袁浅析，娶了房媳妇，就是村子里陈老汉的闺女。原本，一家子虽然穷一点，也算是过得幸福了，而且，第二年，媳妇就有了身孕，眼看袁浅析就快要做爸爸了。

偏偏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造化弄人——那几年，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最后的两年，红卫兵简直有点疯狂，歇斯底里地四处批斗，陈家村实在是太穷了，所有的村民都是穷了好几代的贫民，实在找不出什么人可以批斗。

但这群红卫兵还真是荒唐，陈家村北面，有着一座山神庙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修建的，有什么用处？当年还有人会去庙里烧住香，求个平安什么的，但在解放初期，连年的战乱导致的后果就是穷，山神庙也就经久失修，已经倒塌大半，那个年代，普通人连饭都吃不上，哪里有钱去修庙供神？

可是，红卫兵就连这座已经坍塌了大半的山神庙都不放过，说是封

建社会迷信产物，无论如何也得推翻它。于是从村子内每家每户，挑选出壮丁来，第二天就带着锄头铁锹去了山神庙，很快，在尘土飞扬中，山神庙彻底地倒塌了。

本来，这事情到此就算过了一个段落。可是，偏偏陈家村有个秃头二狗，喜欢旁门左道，白天他也参加过推倒山神庙的事，就留了神，这山神庙虽然已经倒了，可是，神台上还有着—个黄澄澄的香炉，两边还有着铜制的烛台，顶上的横梁还是很结实的，他心想若是扛回来，还是可以派个用处。

于是，秃头二狗趁着这天天黑，再次摸向了山神庙。山神庙的后面就是一片乱葬岗，中国的那些年动荡不安，附近死了人，都是往山上一埋了事。所以，到了阴雨天，远远地就见着鬼火森森，飘离不定。

那天是个阴天，秃头二狗喝了几口老酒壮了个胆子，趁着夜色跑到了山神庙。接下来的事情，就谁也不知道了，反正，秃头二狗去了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第二天，秃头二狗的婆娘阿秀眼见丈夫一夜不归，就嚷了起来，陈家村不大，这么一嚷，村子里的人就知道了，于是，大家四处开始寻找秃头二狗，最后在山神庙终于找到了秃头二狗。

不过找到的仅仅是秃头二狗的尸体，他已经七窍流血，脸色紫涨，双目圆睁，死在当地。当时就把他婆娘阿秀吓呆了，然后就扑到了秃头二狗的身上，呼天抢地地哭了起来。众人见此状况赶紧帮忙，虽然秃头二狗死得不明不白的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人死升天，死者为大。乡亲们一边有人跑镇子上去报案，一边就帮着阿秀把秃头二狗抬回了家。



那时候，人们根本就没有保护现场的意识，七手八脚地将秃头二狗的尸首抬回了家，帮着阿秀开始操办起丧事来。民心淳朴的山里人谁也没有细细地追究秃头二狗的死因，可是，其中前往已经废弃的山神庙帮忙的袁浅析却发现了一点点的异样。

这个秃头二狗的死相实在是不同寻常，尤其他注意到了一点，秃头二狗在死后，双手还紧紧地握住拳头，似乎极是紧张，双目圆睁，透露着难以掩饰的恐慌。七窍流血、脸皮紫涨都像是中毒的现象。

但在已经废弃的山神庙，哪里有什么毒物？众人都已经离开了山神庙，袁浅析却再次回到这里。山神庙的背后就是一片荒芜的坟地，高低大小不同的坟头一个挨着一个，别说是夜里，就算是白天，看着都是鬼气森森，让人不由自主地胆寒。

但让袁浅析愕然的是他有了一个重大发现——这山神庙的位置四面衔山，紧紧环抱在一起，似乎就是风水上说的聚宝盆位置。他心内还不相信，当即爬上高处，四面看了看，果然，以山神庙为中心，四面皆是山势环绕。更令他惊讶的是，南面与北面山势蜿蜒起伏，以山神庙为中心，形成了双龙抢珠的格局。这可是绝佳的风水宝地啊。

但是，他再看东西两面，顿时就变了脸色——东西两面山势断裂不整，零星散开，看似乎是毫无规律可寻，可是，仔细一看，东西两面的山势连在一起，隐隐形成了北斗七星的轨迹，若果真如此，那分明就是七星鬼穴。

一个地方，一面是传说中的风水宝地双龙抢珠，两方龙气聚集一穴，当真是灵力充沛。可是，另一方却由北斗七星天象巧妙的结合，构成了传